

第一
部分

轉
型
中
的
中
國
社
會
及
家
庭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第一章 ——

什麼是馬賽克家庭主義？

上海金秋十月的一個深夜，上海本地人博士媽媽小雨在燈下準備第二天課上演講的PPT，正在上小學三年級的女兒走過來，歪著頭端詳了半天，說：「媽媽，你打錯字了，是馬克思家庭主義，不是馬賽克家庭主義。」小雨笑了笑，對女兒說：「PPT上的馬賽克說的是傳統現代元素的交織雜糅。你看，衛生間地板上的瓷磚，雖然顏色不同，卻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圖案樣式，就好比我們中國社會、我們中國人的家庭生活，傳統和現代元素有機融合在一起，這就叫馬賽克現代性。」她又說：「其實上海人的生活裏無處不充滿著這種傳統現代、中西古今的交匯雜糅。想想我們今天晚上做的芥末蝦球，這道菜結合了中式開背處理和法式烤製方法，還配用了傳統中餐很少使用的芥末，餐具中西搭配，擺盤就完全是現代風格。」

在我秋季學期開設的博士寫作課上，小雨博士現身說法，講述了自己生活中的馬賽克現象。講完之後，同一討論組的阿蘭博士和小雨相視一笑，阿蘭隨後和大家分享了她的雙系家庭生活。阿蘭來自東北，有三個舅舅、一個姨媽。外婆走後，外公就和媽媽住在一起。讓阿蘭的媽媽照顧外公，舅舅們有一致的理由：阿蘭的媽媽一

個人生活，工作相對輕閒，是家裏最適合照顧外公的人選。而三位舅舅不照顧父親，各有各的理由：大舅夫妻倆身體不好，沒法照顧外公，自從媽媽接手後，夫妻倆開開心心到處旅遊，身體也越來越好了；二舅家因為二舅媽是獨生女，二舅媽的母親喪偶後一直和夫妻倆住在一起，所以也沒法照顧外公；三舅在外地工作，位高且忙，更沒法照顧外公。年長一些的姨媽則在外地的兒子家照顧孫女。照顧外公的責任就這樣「自然而然」地落在媽媽肩上。儘管媽媽一直悉心照料，然而靠得太近，日常生活中反而磕磕碰碰，矛盾爭執不斷。相比於阿蘭這個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外孫女，外公總是念叨著很少見面的孫子，說他們就是因為太忙了才沒有時間來看自己。講述整個故事的過程中，阿蘭一直不太開心，心疼媽媽這麼辛苦，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而且外公還重男輕女，難道不應該是舅舅們負責養老嗎？她委屈的目光沿著橢圓形路線先投向我，接著轉頭緩緩向台下的同學掃視一圈，最後再回過頭求助地望著我。

於是，全班同學圍繞著阿蘭的家事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首先，在中國父系傳承中，養兒防老、重男輕女是傳統規範，所以外公萬水千山總是惦記兒子的兒子，對於女兒的女兒——眼前人阿蘭，卻不怎麼上心；阿蘭產生不公平感，因為按照傳統風俗，作為兒子的舅舅們理應照顧外公，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履行這個責任；而作為女兒的媽媽本沒有這個義務，事實上卻在照顧外公。在媽媽精心照顧外公的同時，舅舅們在出錢上還是非常慷慨的，家庭重要事務的決定也都會一起參與。討論到這裏，阿蘭心頭的委屈略有平息。隨後，她又驚喜地發現在這個雙系大家庭裏，還嵌套著一個雙系小家庭，就是二舅家。在二舅媽這種獨女家庭，如果不採取女兒養老這種不符合傳統父系規範的現代家庭實踐，她的老媽媽就面臨無人

養老的境地。這時，阿蘭也就釋然了，原來理論就在我的身邊，我家真的很馬賽克！現代中國馬賽克雙系家庭的出現是中國人、中國家庭在現代情境下，相對於傳統父權父系規範的一種繼承、改寫與創新，而女性的無酬照料工作是承載和推動這個模式運轉的一個核心機制。

在歌德的詩劇《浮士德》¹裏，魔鬼梅菲斯特借浮士德之口說：「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理論不是空中樓閣，它的生命源自於生活，而她的生命力在於與生活不斷對話，汲取營養，豐富和發展自我。本土概念馬賽克現代性和本土理論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源自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源自中國人自己的生活實踐，是一款中國製造的本土思想產品。只要中國的現代化還在繼續，中國人的生活還在繼續，那麼馬賽克現代性和馬賽克家庭主義就有著持續的生命力，就會不斷豐富和發展。

概念的源起

本章是全書的開篇，也是本書的邏輯原點和框架靈魂。馬賽克藝術是一種既古老又現代的裝飾藝術，各種色彩鑲嵌雜糅、混搭交錯，呈現一種五彩斑斕、對比強烈的風格。我所說的馬賽克，不是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線性模式，而是一種鑲嵌雜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的複數模式；用來描摹當代中國社會，包括家庭、性別、親密關係等領域所呈現出來的傳統現代長期共存、鑲嵌雜糅、混搭交織的狀態。馬賽克現代性是馬賽克家庭主義的核心概念和邏輯內核。如果用一句話來定義，馬賽克現代性就是傳統現代鑲嵌雜糅的中國現代性。事實上，中國的潮汕地區也有一種相似相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稱非遺）的傳統鑲嵌藝術，稱為嵌瓷。它起

源於明朝萬曆年間，多見於潮汕地區的民居和廟宇，泰國大皇宮的室外裝飾就是嵌瓷藝術的傑出代表。

馬賽克現代性這個本土社會學概念從哪裏來的呢？這還要從十幾年前說起。當時我還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曾到上海調查研究大齡未婚女性的親密關係，一共訪談了三十位高學歷單身女性。²在海外接受了十餘年系統的社會學研究訓練之後，回到國內，來到上海，我既是「局外者」，也是「局中人」。這些上海女性的故事深深打動了我，我驚訝困惑，更有強烈的共鳴和深深的思索，正是在這些女性複雜矛盾、糾結纏混卻又自成邏輯的敘事裏、動機中，我慢慢提煉發展出馬賽克現代性的初步概念。

多年以後的今天，我還清楚地記得，在最早的訪談中，讓我大為震驚和不解的是，這些生活在中國最為發達、現代化的大都市裏的獨立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擁有令人羨慕的白領工作，卻不經意地告訴我：「找對象肯定要門當戶對，結婚不是兩個人的事情，是兩個家庭的事情，如果門不當戶不對，結婚後肯定會雞飛狗跳。」

「門當戶對」？！身為在改革開放初期現代化發展導向的教育語境下成長起來的70年代生人，我的腦袋當時「嗡」地一下子就懵了，這不正是我們以前課本裏一直批判的封建殘餘嗎？我的訪談提綱裏真還沒有這個問題！是我落伍了嗎？在強烈的衝擊之餘，我及時調整研究方案，增加了有關門當戶對的問題。在其後的訪談中，很多女性往往就門當戶對滔滔不絕說個半天。它有傳統包辦婚姻中家庭背景、經濟條件、社會地位、聲望相匹配的意思。但是當這些聰明能幹、年輕美麗的女性講到原生家庭背景相似的時候，她們特別強調的是，家庭背景對於年輕人個人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培養與塑造，就是三觀一定要相似，能談到一起。在她們的敘述裏，

門當戶對不僅是家庭背景的匹配，更包括個人條件特別是教育水平的匹配，這個邏輯的核心就是年輕人個體價值觀契合、情感交流順暢以及相互之間的好感與吸引力。在她們的語句裏，門當戶對這個詞變得生動清晰起來，複雜而富有層次感。當代中國現代性的草蛇灰線在她們的故事裏隱約浮現、蔓延、滋長。

她們講的不就是個人導向的現代浪漫愛情嗎？她們講的，是兩情相悅，是兩心相許，要有化學反應，要有心動的感覺。但是她們說的也是傳統意義上的門當戶對。所以，她們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呢？她們往「門當戶對」這只傳統的老古董舊瓶子裏，裝進了現代愛情的綠蟻新醞酒。原來她們既傳統又現代。就在那麼一瞬間，傳統年畫裏和合二仙的形象在我眼前紅彤彤地一閃而過。傳統、現代這兩者不僅僅只有二元對立一種模式，它們完全可以和諧共生，而共生的方式是多元且流變的，這就是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影影綽綽的形象在我的頭腦裏慢慢凝練成概念，生成為字詞語句。有些傳統已經消逝在歷史的長河裏，而另一些傳統則在現代日常生活的毛細血管裏流淌、雜糅、生生不息。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中國現代性吧。我豁然開朗，看到中國現代性的本土脈絡，沿著歷史從未中斷的巨流汨汨流淌，踏歌而來。

那麼如何從學理上來理解馬賽克現代性³呢？馬賽克現代性，我也稱為雜糅現代性、鑲嵌現代性、複雜現代性。這個中國現代性概念從學理上來講，是針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西方現代性而言的。它反對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體系中那種線性的、單數的、強調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西方現代性。一方面馬賽克現代性與西方現代性相並列、相對等，但是同時又有互動，表現出與其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中國現代性。在世界歷史現代化進程裏，有西方現代性，也有中

國現代性，現代性本身不是單數的，而是複數的；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正如我在序言裏所講，它們有先來後到，卻無高下之分，這正是現代人類文明多元性和包容性的體現。條條大路通羅馬，大路條條不必同。

另一方面，傳統並不一定總被現代所取代，很多傳統還可以繼續影響現代並塑造我們的現代性和中國性，滲透進我們的日常生活。以這種本土視角去看中國社會、家庭和個人，會有助於我們用自己的語言講述真正屬於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被所謂的宏大理論「綁架」、「誘導」到其他文明的敘事話語裏。馬賽克現代性不是西方現代性的複製和演繹，中國社會不是西方社會的鏡像時空、平行宇宙，我們不能不加批判地把西方理論用在中國情境裏，隨意「cosplay」成具有東方面貌、遵循西方邏輯的異域驚奇故事。

正如我在序言中討論的，西方的理論概念是在西方情境裏發展出來的西方本土理論概念，如果不與時俱進，就會成為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2002)所說的「殭屍概念」。但是，我們既要警惕把過時的「洋殭屍概念」機械照搬過來，也要審慎對待直接從故紙堆裏生搬硬套與現實嚴重脫節的古早「中式殭屍概念」。反對「食洋不化」當然不是反對平等開放的學習交流，反對「食古不化」當然不是全盤否定傳統；相反，我們應該珍視和尊重我們的優良傳統，尋根溯源，去蕪存菁。

歷史與今天

當代中國社會的馬賽克現代性的雜糅特性和複數本質，在一個多世紀前洋務運動的精神內核和指導綱領中就有體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句話簡稱為「中體西用」，就是以中國傳統文化

道德為根本，積極學習、應用西方的科學技術。該思想首先由魏源⁴提出，之後洋務派領導者之一張之洞⁵對其進行了系統闡發。在早期現代化的進程中，很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傳統與現代早已開始鑲嵌雜糅。比如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者和領導者胡適⁶學貫中西，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文化的橋梁，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我們的東鄰日本、韓國在其現代化的早期與西方國家接觸互動的過程中，也產生了類似的雜糅體系，如韓國的「東道西器」、日本的「和魂洋才」。

再進一步向歷史縱深處漫溯，以「儒道釋三教合流」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是一個相對雜糅、不斷發展的動態體系。而儒家學說更是一個不斷發展、雜食各種營養的學說，既從諸子百家中汲取思想，也持續向道教和佛教學習，形成龐雜豐富、鑲嵌雜糅的體系。中國的道教和佛教都是典型的多神教，就連神仙形象都在不停互相借鑑糅合，比如序言中講到的哪咤，再比如觀音形象在中國佛教和道教歷史中的雜糅演化；而民間宗教特別是福建、廣東、臺灣的民間信仰更是雜糅了儒道釋的教義與當地的風土人情，是各路神仙、歷史人物、民間英雄的群英會。再看中國封建王朝的治理體系，從漢朝開始就是一個儒表法裏的雜糅體系（Zhao, 2015）；不斷在儒家的仁愛道德和法家的嚴刑峻法之間尋求平衡，無為而治、道法自然的道家則居中潤滑調和，形成「法道互補」的機制，這便是一種完整的具有鮮明中國性的傳統王朝治理體系（秦暉，2014）。

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中國向各國展示其現代化之成果，例如開幕式嘗試融合文化與尖端科技，一方面應用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三維LED舞臺，總顯示面積達到4,564平方米，另一方面以中國傳統卷軸畫——北宋畫家王希孟的傳世之作《千里江山圖》

為背景，舞者身著融合現代舞與傳統太極元素的服裝，以身體為筆，在LED屏幕上靈動地落下點點墨香。現代舞蹈的編排與中國傳統國畫的毛筆線條渾然一體，傳遞「和而不同」的中國精神。這個連接傳統、現代和未來的跨時空敘事，生動地展現了當代中國的馬賽克現代性。

再看看當下的中國社會，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城市化的迅猛推進，都市生活也越來越國際化和現代化，上海和東京、巴黎似乎越來越像，和西部邊陲農村越來越不像。但是上至秦漢下至宋明風格不一的漢服，不出現在東京、巴黎或西部的農村，而風靡於上海最現代、最時尚的淮海中路、新天地。以漢服為代表的國風潮在社會、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的勢不可擋，恰恰體現了中國城市青年對傳統文化的獨特見解與創新融合。這生動地說明了一個對於我們的時代至關重要的關鍵問題：在日益全球化和現代化的世界中，什麼才是現代中國人？中國家庭對於傳統、對於現代富有中國性的思考、創新和實踐為何？

明朝傳統女裝馬面裙經過改良已經成為Z世代青年男女不分性別的共同心頭好。國風潮從音樂、影視席捲到服飾，從服飾席捲到食品，再到故宮博物院的文創產品，愈卷愈烈，成為現代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近年來，寺廟道觀裏擠滿了年輕的臉龐，她們不是封建迷信的追隨者，也不是真正意義上虔誠的教徒；她們在追尋、實踐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古老而時尚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和現代社會所宣揚的慢生活、靈修、療癒、自我探索，鑲嵌雜糅在一起。

現代的年輕人熱愛傳統，化傳統為時尚，老派的父母輩同樣也在傳統、現代之間被穩穩拿捏。近期，我與合作者在研究城市中產